

袖珍典藏本

柳萌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费平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萌散文/柳萌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701-3

I. 柳… II. 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00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开本 6印张 83千字 插页2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8.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得大自在
六	难得随意
十	最怕写字
十六	永远眷恋
二十一	拒绝莫斯科
二十九	永远的月季 ——致一位日本友人
三十六	冒充足球迷
四十三	为往事干杯
四十八	关于风的记忆与怀念
五十五	只有遗憾
六十二	男人的皮包
六十六	京包线上
七十三	薄纸记忧欢

七十七	听说羊肉好吃
八十三	友情的寻呼
八十七	乞讨的小女孩
九十二	总是难舍
九十五	告别老屋
一〇三	穿着的喜忧
一〇八	腕上晨昏
一一七	无言的等待
一二七	雨 天
一三三	烟酒琐忆
一四一	家
一四七	开始有梦
一五〇	家的感觉
一五三	母亲的钱盒
一五六	南湖夜泊
一六一	花 事
一六六	走近诗人艾青
一七七	想起作家秦兆阳
一八四	后 记

得自在

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入新居以后，总算有了个客厅，这样，朋友们赠我的书画，也有了个挂处。起初像小孩子得新衣，一件一件试着穿，我喜欢的这些书画，也是一件一件换着挂。开始选画的时候，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例如哪幅画装裱得好，哪幅画的颜色相宜，等等，这倒也给了我些许乐趣。但是重复几次就觉得没意思了，后来就从内容上挑选，哪幅书画中的意思，更贴近自己的想法就选哪幅挂在显眼处。这其中挂得时间最长的，当属诗人艾青和牛汉的，这二位书赠我的条幅，都不止我挂着的这一幅，只是这一幅更符合我的心态。

艾老赠我的墨宝，是在二十年前，当时我们的“右冠”刚摘，艾老给我写了这样几个

得自在

字：“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像我这样从二十几岁起，就开始成为“运动员”的人，几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挨批斗的主儿，整个最美好的前半生，都是在坎坷中度过的。这时好不容易结束了“管制”，开始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于略觉宽松的同时，想起过去也常有怨艾，老诗人的这句话，无形中给了我一定的启示。

我拿到以后就想装裱，去画店一问价钱，吓了一跳，以我那会儿的收入简直无法这样“奢侈”，只好请一位画家朋友，在他方便的时候，为我装裱这幅字画。这位朋友是画画的，装裱毕竟不是他的特长，出来的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但就是这样也让我着实高兴。没事的时候就独坐在那里，面对着艾老的字幅遐想，品咂老诗人写的这两句话。后来我有机会出版第一本书，特意把它制版印在扉页，把这位诗坛泰斗的人生体会，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

诗人牛汉给我写的条幅，只有“得大自在”四个大字，是在我迈入老年行列以后。这位我非常敬重的兄长和文友，他的诗歌读得不

多，他的散文见到必读，特别是写童年生活的篇章，我尤其爱不释手，常常拿来细细地品咂。在如此浮躁的社会里，没有一颗宁静的心，很难有这份洒脱的情绪，回忆那逝去了的遥远的往事。这大概正是他拥有“自在”的结果。事实也的确如此。熟悉他的人知道，他淡泊名利，他豁达率真，是位有着传统品德的文人。

牛汉兄写的“得大自在”这四个字，出自北京大佛寺正殿的匾额。年轻时我也去过大佛寺，只是没有留意这块匾。不过我想就是那会儿看见了，也不会有怎样的想法，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不经过亲身体会，是很难真正明了的。我这些年沉沉浮浮的生活，别人抑抑扬扬的名利，都使我长了见识、明了事理，最终总算感悟到，金钱和名利都是累人的东西，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惟有这“自在”才是人生最可宝贵的。

对于“自在”这两个字，不知牛汉兄如何理解，我想，由于人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大概总有不同的理解，绝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前半生极不平顺，一顶右派荆冠如同

一座山，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能保住性命就算不错了，哪里有什么“自在”可言，别的诸如名啊利啊什么的，更不敢有此非分之想。可是等到脱冠以后，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性情也就来了，如对名的注意对利的向往，都或多或少地困扰过我，这时同样不可能有“自在”。真正觉得“自在”的滋味儿，知道“自在”，是在有些东西拥有过又失去了，这时顿悟了人生的真谛，开始略尝了“自在”的滋味，知道“自在”是个好东西，这时才进而寻求“大自在”。而我理解的这“大自在”，说白了，就是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什么，特别是对于名利上的事情，万万不可为了一时的快慰，就丢失人格和自尊，干些正直人不耻的下三烂的勾当。干这种事的人永远不会有“自在”。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让人们凡事都忍，明知有理的事情也不说，明知不对的事情也不讲，这样做势必会心灵受折磨，同样不会有真的“自在”。

如果我理解的“自在”大致不错，那么，这样的“自在”是不是不好得呢？我看也不尽然。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文学界就很有几位朋

友，属于得到“大自在”的人，他们完全按自己的性情生活，不惧怕权势，不轻慢凡人，悠闲自得地在那里读书写作，日子过得倒也颇为宁静淡泊。以这几位作家的资历、成就而论，跟那些头衔多作品少的人相比，他们要个一官半职并不为过，可是他们从不把这些虚名放在心上，这样反而更受同行的尊重和爱戴。他们不卑不亢的品德，使他们活得很轻松，绝不会像一些善于钻营的人那样，今天想着给这个打电话问好，明天想着给那个送点礼致意，终日心神不定地看着别人的脸色。纵然捞上个什么官儿，即使不折寿也实在够累的了，这样的人更不可能有“自在”。

生活在今天的人，要想达到“自在”的境界，并非人人都能轻易做到，但是只要我们有意识修炼，我想总还是可以学得一二，这也就足够一生受用了。牛汉兄写的条幅“得大自在”，我之所以常挂厅室，正是想时时提醒自己，学习几位可敬的师友，尽量排除各种杂念，让自己活得“自在”些。倘若能得到“大自在”，更是来生预修的福。岂不快哉。

难得随意

生活里的乐趣，莫过于三五知己相聚，完全不在乎吃什么，只图有个清静的地方闲聊。在一帮居室狭窄的文人中，有这样条件的朋友无几，只能到外边去想辙。所谓的外边，无非是餐馆茶座。

这会儿的北京，要说餐馆饭店，可真不算少。老字号的如全聚德、森隆、马凯、萃华楼依旧红火，新开张的潮粤川鲁菜馆随处可见，就连挂洋人牌子的餐厅也有几家，更不要说遍布大街小巷的个体餐馆。可是一认真地掂量掂量，真正吃得起又称心的，恐怕很难找出几家来。

中国文人在吃喝上的讲究，除很少几位美食家外，就大多数来说，并不怎么喜欢（也没

钱)大嚼名菜名点的,只要有几样可口的小菜,再加上一壶好茶几杯淡酒,也就很满足了。至于那用餐的环境和时间,这可不能过于马虎,环境不见得豪华但要幽静,时间可不计较早晚但要从容,以便无拘无束地神聊漫侃。高级饭店酒楼那种由小姐换盘分菜的方式,对于某些达官贵人、大款大腕,无疑是种显赫的标志和舒服的享受,然而对于散淡惯了的文人来说,反而会觉得繁缛别扭,无所适从,总不如在少干扰的环境里边吃边聊自在。

这几年敝人偶尔有幸被人请去吃饭,豪华的酒楼饭店也去过几家,山珍海味,南点北菜,倒也品尝过一些,只是那独特的味道进入我的胃里,通通无例外地变成了大烩菜。说起来实在有些难为情,更觉得对不起各路烹饪大师的技艺。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天生一副粗菜淡饭的胃口,注定没有福气享受富贵的生活,稀粥豆腐说不定会让我活得滋润。这就是命,不能不认。

同北京一些大的餐馆酒楼相比,我去过的一些吃处,有两家小餐馆,倒是很合我的心意,总是忘不掉。

一家在东大桥，有次老作家吴祖光请美籍华人作家萧逸吃饭，就在这家小馆。因我也认识这位华人作家，做东的吴祖光先生便请我作陪，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家。这家餐馆店堂并不大，装修得挺雅致，菜是随叫随炒，咸淡酸甜同客人商量，随意如在家中。我们三人边吃边聊，饭也清淡，话也清爽，真比大饭店舒适。这位华人作家很欣赏这个地方，次日他请几位作家吃饭，执意还要在这家小馆，可见文人癖性的相同。

另外一家在东四十条，头次是一位文学杂志主编朋友带着我去的，后来我又同别的朋友去过几次。这家小餐馆似乎更可人意，有次同两位西北作家在这里吃饭，这两位刚从国外访问归来，吃了几天西餐洋饭，吃腻味了，想换换胃口，提出吃炒辣白菜。我以为会使老板为难的，不曾想，不一会儿一盘红白相间的辣白菜端上了桌，一尝味道还真不错，花钱不多，大家边吃边连声叫绝。可见，餐馆不在豪华，饭菜不在高档，舒适随意就好。

这会儿一说起吃喝穿戴来，人们都愿意同文化连在一起，什么酒文化，什么饮食文化，

什么服饰文化，什么旅游文化，等等，这倒也是很文明的事情。只是有些地方做起来，却显不出高格调的文化味儿，让人难免有种酸文假醋的感觉。那次去海口市承朋友的盛情，请我们在两家高级酒店吃饭，这两家潮粤菜的正宗味儿，绝对是无可挑剔的。遗憾的是，一家让客人边吃边听通俗歌曲演唱，一家让客人边吃边看俄国姑娘跳俄罗斯舞，这种不伦不类的用餐环境，着实让我们有些不习惯，味觉听觉视觉都颇不舒服，远没有用广东音乐助餐更惬意。要说这也是饮食文化，说句实在话，我还真不敢恭维，更享受不了。

在吃饭穿衣的问题上，我比较固执，历来觉得随意最好。因此，在今天普遍喜欢追求华丽热闹包装的餐饮业中，若有几家真正“丰俭由人，随意自便”而又环境幽静的餐馆，我会认为是最好的友人相聚处。可惜这样随意的地方不多。要是哪位老板揣摸到这点消费心理，小餐馆的生意同样会兴旺发达，当然，最想光顾的还是不讲排场的文人。

最怕写字

写一笔漂亮的汉字，特别是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简直让人羡慕死。我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可是很喜欢书法，因此，对于字写得好的人，就格外地敬重。有时遇到写好字的人，总要想办法往前凑，希望人家赏脸，高兴了给抡几笔，满足自己的心愿。这会儿收藏的一些墨宝，有的就是看见人家写字，我在旁“罚站”得来的，却丝毫不觉得掉价丢份儿。相反还觉得这更增加了这些墨宝的情趣。

按道理讲，做为中国的汉族读书人，尤其是以笔墨为生的人，写不好方块字，总不能说是光彩的事。可是，就是这样也好

歹地混迹多年，在格子里填充了不少的字，只是这些字只能说是清楚，却很难给人一点儿美感，至于悬肘挥毫就更不敢想。有时在某一场合，看字写的好的作家，在那里尽兴书写，我总是怀着羡慕的心情想，要是我也能写得这么好，那该多好啊。有了这样的想法，回到家里以后，由着性子练上几笔，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不过这终归属于玩闹性质，不可能练出像样的字，好在压根儿就未想当书法家，即使写得像蜘蛛爬的，总还可以给自己找乐。但是有一点从来不敢怠慢，这就是在往报刊投稿时，尽量把字写工整，绝不给编辑找麻烦。

那么，是不是就未正儿八经地写过字呢，我想还不能完全这么说，起码在上小学时描过红模，读初中时写过大仿，这总还算是比较正规吧。后来在报刊编辑部当编辑，修改稿件大都用毛笔，这就逼着你不得不练字。开始学习写作向外投稿，首先就有个写字的问题，如果字写得不怎么样，或者字迹连得难以认识，文章写得再漂亮，到了编辑手里如猜“天书”，那也难保有被搁置的可能。我在《新观察》杂志工作时，有次接到一位著名作家的来稿，字

写得不怎么样且不说，关键是有些字写得不清楚，几位编辑来回辨认反复推敲，结果文章发出来还是有错。作者见刊后不是先说自己的不是，而是写文章责备编辑如何，一位老编辑不无感慨地说：“当年那些老作家可不是这样。”

说起我国老一辈的作家来，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他们的字都写得很好，既留下了不朽的文章，又留下了精美的书法，这是许多后来者赶不上的。前不久去岳阳参加一个会，听当地的朋友讲，郭老为岳阳楼题了名以后，还有些人写岳阳二字，但很少有人超过郭字，所以至今像火车站等处，依然用郭题岳阳二字。当代作家中有的人的字也写得好，比如我认识的已故的汪曾祺先生，以及唐达成、吴祖光、海笑、张长弓、许淇等先生，应该说都写得一笔好字。有时候跟这几位外出开会，遇有需要写字题词之事，也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他们身上，我等只能从旁站脚助兴。出于礼貌有的时候好客的主人，请我们这些同行的人也写几个字，我只能再三地求饶，实在躲不过去时也就是签个名。这时候是再尴尬再狼

狃不过了。

生活里的事情常常是这样，你怕什么就偏偏会来什么。不知从何时起，开个像样的会，时兴起了签名，而且往往是笔墨“侍候”，这样一来，如我者怕写字的人，就不得不在人前现丑。不过签名毕竟只有两三个字，连大字不识几个的有的歌星，都可以把名字写得像模像样，我们总还不致于写的太刺眼。谁知这几个写熟了的字，有时也会使人产生误会，人们以为你的字一定写得不错，这又会劝你激你哄你，为他们留下“墨宝”。你若不从会以为你在端架子、“拿糖”，他们的理由就是你的签名不错，别的字也就自然写得好。这时真让你哭笑不得，只好自己暗地里叫苦喊冤，恨不得再脱胎一次来生当书法家。可是来生总是未卜之事，眼前的麻烦却是现实，只好反反复复地左解释右说明，主人才相信你的字的确不怎么样。阿弥陀佛，一场信誉危急，总算解决了。

可能是字写得不好的人比较多，不知道是哪位聪明人发明了电脑(说不定此人的字就不怎么样)，使像我这样写不好又怕写字的人，总算有了一棵救命的稻草。虽说电脑字不是什